

本土文本



绘图 瞿溢

常坤又在注视这条河了，站在幸福小区5楼他家的阳台上，正好可以越过河边那片竹园的顶，看到S形的河道和波光粼粼的水面。

在阳台摆张藤椅坐着欣赏这片水域，这是今年已七十三岁的常坤每天要做的规定“动作”，有时一二十分钟，有时一坐半天。每每此时，他的眼神柔情似水，似乎面前的不是一条河，而是自己精心创作的一幅作品。

这条让常坤看不够的河叫齐心河，四十来米宽，是滨江市引水、排涝的主要通道。它从江边起步，以景观河的身份横穿市区，在常坤家门口拐一个大弯后一路向北，在长江、黄海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冲积平原上爬行28公里，最后与上游相邻县市的河道相接。几十年来，这条河小汛引江水，雨季排涝渍，滋养着两岸百万苍生和万顷良田。

齐心河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只有二十开外的常坤是挑河做岸的三万民工之一。那时可没什么施工机械，全凭一副泥担一把铁锹，靠人海战术一点一点在平原上挖出一条河来。在常坤看来，齐心河是有生命有灵性的，它可以平如丝绸，也可以咆哮翻滚；可以一落千丈，也可以丰盈欲溢。而它一丝一毫的变化都会在常坤心里掀起波澜。因此，十多年前，当河水渐渐不再清澈，河面上越来越多的垃圾随波逐流，甚至变质的河水 and 垃圾发出的恶臭像冬天河面上蒸腾的雾气四处飘散时，常坤的脾气也变得越发暴躁和刻薄。终于，在又一次河道污染大暴发后，他申请了提前退休，带了钉耙、尼龙网兜，拉了一辆独轮推车，在河边一间被废弃的小屋里驻扎下来。

居住在S弯周边的居民惊奇地发现，不知从哪天起，沿大拐弯的东侧岸边，每天都有一个戴着草帽、穿一身褪色军装的老汉用网兜和钉耙费力地把漂到河边的垃圾捞起，装到一边的小推车上，再运到500米开外的垃圾清运站。

这个人就是常坤，那年他58岁。

常坤的举动在许多人眼里是难以理解的。有人问他：千做万做，无钱的不做，这一天天的河边义务捞垃圾，图啥？上游漂下来的垃圾似乎无穷无尽，凭一己之力根本不可能改变状况，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为啥？常坤从不回应，也可能他自己也找不到答案。

妻子几次跑到河边朝他吼：发哪门子神经，人家都能习以为常，就你看不得、闻不得，工作都不做了，跑到这里捞垃圾。他不吱声，手里该做什么做什么。

儿子劝他：爸，你这样没用的，这里捞上来，上游还得漂过来，就是24小时不休也捞不完。他瞪了一眼，挥手让儿子离开。

垃圾清运站的冯站长对他说：老常，我给你派个援兵，运垃圾让他干，你只要捞上来就行。常坤回一声“不用”，头也不抬。冯站长挠挠头，嘴里嘟囔句：怪人一个！

时间久了，边上的居民已习惯于河边有个劳碌的身影存在，就像习惯了这个河的漂浮物，习惯了时不时地闻到一股来自河面的恶臭味。

日子就像身边不息的河水静静流淌了一年多，齐心河一如既往地潮涨潮落，或丰或枯；水里漂来的垃圾仍在和常坤拔河般僵持着，除了每天有四五车垃圾从这里运走，看不出有任何变化。常坤堂吉诃德般的执着，成了一些人眼里的

愚昧无知，背地里，有些人开始用常傻子、垃圾人来称呼他。

事件的转折是他与《滨江日报》记者周兵的一次偶遇开始的。凭着职业敏感，周记者意识到这是个有价值的好新闻，于是，他带着相机来到大拐弯，和常坤待了两天。一周后，《滨江日报》上刊出了他写的长篇通讯《一个人的战斗——职业“清河”人常坤的“傻事”》，配图上，河中触目惊心的垃圾和常坤挥汗打捞的场景形成鲜明对比。

新闻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原本少有人来的大拐弯开始热闹起来，先是一企业老总送来了几箱矿泉水和方便面；接着，垃圾清运站安排垃圾车每天来两次，运走从水里捞起的杂物；没多久，有四个市民带了工具自发前来助阵。

这天，市环保局的一位副局长找上门来，他对常坤说：“老常，你的义举有很好的示范效应，能提高大众的环保意识，促使更多人参与到环境保护中来。我们研究了一下，决定成立一个环保志愿者行动队，由你来挑这个头。”常坤欣然答应。

经过一个月的筹备，一支由十六位市民组成的环保志愿者行动队伍正式成立，他们统一着红马甲，戴志愿帽，配备了更专业的打捞装备，市里甚至还调拨了一艘水泥船供他们下河打捞。正式成立那天，除了民政、环保等部门的领导，市里一位分管副市长也前来作了热情洋溢的鼓动。

第二天，《滨江日报》上又刊出了周记者写的一则消息，题目为《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市环保志愿者行动队昨成立》。一时间，环保志愿者常坤和“清河行动”成为滨江市民的热点话题。

恰逢市人大政协两会召开，有人大代表提出议案，“从源头上还齐心河碧水河清”，具体提了三点建议：投入资金在齐心河两岸铺设排污专用管道，把污水集中处理后再排放；搬迁河道两岸的重污染企业；在岸上设立若干严禁乱倒垃圾警示牌，并派专人巡查。这位人大代表会前还专门拜访了常坤，听取意见。议案没有悬念地得到了重视，并获评当届优秀议案。

轰轰烈烈的河道整治战役就此拉开。四年后，沿河十多家重污染企业搬走了，排污管道建起来了，河道保洁人员每天巡查，市水利局还请来施工队对河道进行了逐段清淤捞浅。其间，工程开工、活动仪式等都有请常坤参加，他都借故推托。来人对他说，不用讲话，不需做什么，你出席一下就行。他说：“不是驳你面，那河伴我大半辈子了，看着糟蹋成这样，我心里就不舒服。现在政府出大力整治，河水一天天漂亮起来，我做梦都能笑醒！还是那句话，要组织点人力清理清理垃圾、做点公益，我行，其他真就没我什么事了。”

齐心河的逐渐正本清源，让常坤清闲了许多，现在，人们很少再见到他到河边打捞漂浮物了，而摆张椅子坐在自家阳台上，静静地注视着流经S弯的河水和河边三三两两的钓鱼人，成了他与齐心河最平常的交集。在楼的下面，在河边，原先放工具的小屋早已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块“齐心河文明公约”宣传牌。

几天前，常坤与河的故事又有新发展，《滨江日报》上登出一则消息，上面写道：滨江市环保志愿者长江“清滩行动”昨起正式展开，共有160多人参加，领头的是今年已73岁的“滨江好人”常坤……



江海新韵

如愿(组诗)

□吴秋月

这个夏天
我看见了云朵
看见了彩虹
看见了平常日子的绚丽
看见了脆弱
看见了坚强
看见了彼此想念的温暖
那么的淡定自若
而又手足无措
那么的平静如水
而又波澜起伏
那么的坚不可摧
而又猝不及防
秋天来了
牵牛花仍在不停地攀爬

开花

野蛮而又恣意
我不想关心人类那么多的你死我活
我只想
在有月亮的晚上
摆上左挑右选的餐盘杯碟
做一顿随意而又精心的晚餐

晚餐

不管是欣喜还是忧伤
你陪我醉一场

云南之南

云南之南
雨水和阳光一样恣意妄为
姑娘和植物一样生机勃勃
西双版纳 湄公河畔
我在寻找杜拉斯的情人
德宏州 王二的失乐园
那个叫陈清扬的女子
她的乳房水果般新鲜饱满

云南之南

有我未曾谋面的朋友
他们写诗 喝酒 抽烟 谈女人

那个叫东巴夫的小伙子
他是小说家
他想用文字打败时间
他的文字却在柴米油盐
前节节败退
澜沧江边
他将它们一一放逐
然后背井离乡
努力做一个不厌其烦的售楼先生

去昭苏

夏塔古道从山谷穿过
直至雪山脚下
白云飘飘荡荡
一朵花开在山谷
在昭苏
在茫茫草原里
我想着你
亲爱的你
我要看你渐渐老去
直至白发苍苍 颤颤悠悠
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多么想
你老掉牙时
我还年轻美好

富春江边

今夜，我在富春江边
江风拂面 江涛声声
我是一条自在的鱼
隐没在陌生的黑暗
今夜，我在富春江边
我记着每一条路
我要带你看我赏过的云
见过的山山水水
今夜，我在富春江边
那些旧时光啊
我的爱 我的美
请你小心翼翼收藏

赤脚相爱(外二首)

□袁 人

有人愿赤脚相爱吗
草鞋都撇开
银子一锭掰成几个
碎着花
咬牙勒断腰带
不沾荤腥
茶叶嚼烂了
咽取最后一滴汤
苦涩
就都不言语
但取两只高脚杯
红白相衬
斟满
砰然声响——
细碎、清脆
像檐下的铃铛
预测风水
轻轻撞击之后
空了
穷得就剩下几份醉

风中影

风将门关上时
空荡的回响

令人惊心
寂静中
风由门分割
进了一缕
裹挟着芬芳
有人路过
身影从走廊
随另一大半截
飘远了

随风

我曾经随了一阵风
藏着踪影
藏着气息
藏着心
当你抬眼看见它们
披挂的绿萝
窗帘和蔷薇花枝
似动非动
并在脸颊、脖颈
感到
丝缕缠绕的清涼
不会知晓何人来过
又仓促离去

生活中撷趣

□宋一枫

爷爷的爹
把旱烟枪塞进裤腰
红缨却暴露在外面
瞪眼对爷爷
大声喊着
竹子剃了几段，去
扎成篱笆
挂满黄瓜扁豆丝瓜
奶奶被吓着了
抱起叫二郎的儿子
从灶间掀起小凳
坐在有风的穿堂里
聊表敬意。

剪着碎片
连同硬白纸
纳进了鞋底
父亲和叔还有小姑娘
走在上学的风雨
我把这些妈妈讲的故事
裁成了
长短不一的
句子
填入空白

读懂你的岁月(散文)

□关立蓉

今年初夏，省作协在南大国际会议中心举办新会员培训班，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奔赴仙林，怀揣一份欣喜，也有一丝悲壮。1988年，高考意外落第，一直是埋藏在心底的扼腕之痛。陪读十余载，2017年，女儿考入南大，又以优异成绩推免复旦读研，而我，走了三十多年孤独寂寞的路，终于在这个初夏的清晨，迈进了高等学府之门，有了属于自己的大学课堂。

培训三天，课程安排密集，上午下午，均有名家讲座。关闭手机，备好厚实的笔记本，我沉醉在璀璨的文学星空之下。我注意到，坐在我附近的一位身材高大、两鬓华发的先生，每次早早来到会场，听课时显得端端正正，目光炯炯，神态庄重。来自故乡的文友告诉我，他是来自如皋法院的郭法官。一位功成名就的法官，如同一名小学生一样虔诚听课，我不由心生一股敬重之情。

课程结束，路远的学员准备回程，自是拍照合影，留电话留微信，依依惜别。我家在南京，准备今晚留宿宾馆。疫情汹涌，大学校园已经不对公众开放，能有机会再入校园，实为难得。我收拾桌上的文具，准备回房间。“这是我新出的一本书，请多指教。”熟悉而亲切的乡音！猛一抬头，正遇上郭先生温和又坦诚的目光。我本籍籍无名，又生性木讷，三天培训，都没好意思主动上前和他说一两句话，今日得书相赠，诚惶诚恐。起身，双手接过书，目光掠过封面的一刹那，心里便微微一动，书名《岁月长歌》，

青绿渐变的封面底色，绘入一叶一蝉一串果，叶是灰白色的薄如蝉翼，果实是深褐色的成熟果实，色彩搭配和谐典雅，寓意深远。

送别郭先生，初始还是客套寒暄的画风，在电梯口，他看了一下手机，突然大笑：“我的一篇文章，被选为中学生的阅读理解题”。他恣意地笑，白发笑得飞舞，皱纹里荡起欢喜。此时，在我面前，他不是威严的法官，只是一个“老顽童”，可爱的文学痴迷者。

晚上回到房间，迫不及待地打开书。有一本好书陪伴，不辜负静谧的九乡河之夜。第一篇，一篇关于郭先生的一帧照片，照片中的他，那时还是满头黑发，对着镜头，露出我已见识过的爽朗而灿烂的笑容。

这是本散文、杂文集子，每篇文章并不长，几千字，几百字……但篇篇有如用锐利又幽默的笔锋刺痛人柔软的内心。这样真挚的文字，让我在深夜昏黄的灯光中，一次次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又一次次在心里为之喝声惊叹。我翻过一篇文章，忍不住回看，我在这些淳朴而干净的文字中寻找作者对故乡对亲人的锥心刺骨的感情；寻觅一个倔强、正直、顽皮、热忱的乡村少年，穿街过府、持家养亲的乡路历程；寻觅一个心持正义，对弱勢者同情，敢与强权者对簿公堂的法官情结……

《红烧肉的故事》，讲述了四十年前，作者读高三时的一则故事。父母心疼他读书辛苦，为他烧了一碗红烧肉，让弟弟妹妹结伴送去。那个年代，一碗红烧肉，对乡村孩

子来说，有多么巨大的诱惑力啊！弟弟忍不住你一块我一块，一路吃到学校。到了学校，红烧肉已所剩无几，见了大哥，兄妹二人难掩恹惶，大哥一眼就看明白，说：“你们吃晚饭了吗？来吧，我们一起把它消灭掉。”吃完晚饭，把弟弟妹妹送到学校大门口，又叮嘱他们走大路，慢一点，路上唱唱歌，壮壮胆……读到这一段文字，泪水猛地涌了上来，我一下子想起了《平凡的世界》中少平兰香两兄妹，他们在遥远的原西县石圪节公社，也是过着缺衣少吃的艰难日子。在那样贫寒的生活中心，好在他们也有一个宽厚温良、细致亲切的少安大哥。

郭先生把这一章节的十几个故事，起名为《幼时记趣》。他怀揣着悲悯的心情回忆苦难，把它当成在成长过程中不可忽略的支撑点。在文字中，他有对逝去的乡村世界的缅怀，更有对乡土世界善良人性的追寻。这在他另一篇文章《童年瓜趣》中，有生动的体现，50多年过去了，夏二爹的香甜的瓜、偷瓜的乐趣，还有夏青青走过时跃动的发痒，还留在他的记忆里……

郭先生的文学生涯是丰润的，他的读者中包括在南京艺术学院从事文学研究的女儿，父女时常同台切磋技艺，让他永远保持着对文学炽热的情，不在恣睢的生活里沉沦。曾做过生产队大队长的老父亲，也是他的忠实读者。郭先生把他的文章调成大字打印出来给父亲看，父亲点上烟，坐在一边看得尤其认真，看到最后，竟笑出声来：“个讨债鬼，这多好要子啊！”还有